

回望张爱玲

生平  
家世  
交往



# 昨夜月色

金宏达 主编

张爱玲作品几十年的接受历史表明，无论岁月尘烟掩藏多久，可以长存的作家作品，终究还是不胫而走。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HINA



ZWJC  
2003  
K825.6=75  
6

回望张爱玲

# 昨夜月色

- 生平
- 家世
- 交往

金宏达 主编



國家圖書館藏書



3 0710 3105 2

# “张学”断想

——代前言

金宏达

在这个一切都显得匆促和纷乱的世界里,张爱玲似乎正在远去。但与许许多多日益式微的、只在小圈子里听得到声音的学问相比,对张爱玲的谈论、评说和研究,却方兴未艾。网上和吧里,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们“拥张而谈”,几乎是一种时尚。张爱玲并非一个时尚人物,她的文字意境甚至相当空漠苍老。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。有人把它归之于“炒作”的结果,我们不相信谁有如此的力量。西方一位作家说,有的人让我们震惊,但随着他(或她)的逝去,我们不再对他感兴趣。成就会给人添加光彩,但惟有才华才能显示出分量。张爱玲就是一位在其文笔中显示才华的分量的作家,谈论张爱玲,涉及的问题很多,有文学的,也有文化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、人生的等等,它给人一种层层叠叠的悠邈隽永之感,总像没有到头,甚至——没有到位。这不是谈论一般红红紫紫的歌星、影星所能有的,也不是谈论时下浮沉征逐汗牛充栋的作品所能有的。谈论张爱玲不一定饱学,不一定是有文化,但起码是向往文化。有的人就此跨越了学问的樊篱,从谈论走向评说,还有人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,成长为学者。所谓“张学”就是这样枯了又荣,蓬蓬勃勃,成了“气候”的。

世界上有些学问,其对象早已山穷水尽,那里还有什么风光?好

的学问,一定要天地宏阔,“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。鲁迅说《红楼梦》,“单是命意,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: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(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)说的固然是批评者自身格局和立场,而就批评对象言,也须有《红楼梦》那般博大丰赡,斑斓多姿,让人目不暇接。奇迹往往就是这样,张爱玲主打作品两部而已,一本《传奇》,一本《流言》,已经被津津乐道了近六十年,傅雷在其中看见了上乘的“结构、节奏、色彩”和心理描写,夏志清看见了繁复丰富的意象和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(自然也还看见了许许多多别的),唐文标看见的是一个荒凉、黑暗的“死世界”,水晶则看见了弗洛伊德“性恋物”、神话原型以及其它,王德威看见了海派文学的流脉和女作家的“鬼话”情怀,林幸谦看见的是反父权制的“杀父书写”、“性别政治”,蔡美丽看见她“以庸俗反当代”的后现代书写本旨,张小虹等人又看见她“商品拜物”以及种种殖民与后殖民的迷魅,而大陆的年轻批评家所看见的:沪港洋场的真实的历史画面,失落者的心态,女性的自审意识,古典与现代、民间与都市文化的交错以及种种错位和悖反的现象……也是不一而足。或有人会说这其中多少有些水分,像群众运动似的一浪高过一浪,但方方面面鼓吹得如此恣肆汪洋的,历史上能有几家?若没有星星点点的因由,谁又能敷衍出那么多铺张扬厉的大块文章?

说来有趣,张爱玲这种“千面女郎”的风姿,曾经令批评界几度尴尬失色。有人说她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,但她的文字意绪却不胜苍凉以至荒凉,传达的却是一派现代主义的气息;台湾的“乡土文学”将她当作现代主义的靶子猛攻时,她却是真正被作为“鸳鸯蝴蝶派”的殿军人物君临台湾文坛。八十年代,她的作品重新在大陆问世,并非是邓丽君式的或琼瑶式的软性轻靡的港台风登陆,却是正宗老牌的中国本土现代文学的特产。无论她本人曾有过怎样的政治偏见,也无论她受过怀同样政治偏见的海外评论家的何种奖掖美誉,她对于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忠贞皈依和力行,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真正彻骨地暴露和指摘,却是和许许多多优秀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堪为同道。到了“世纪末”,她的写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,仍要被祭为

“世纪末”视野和情怀的经典之作，而有人又在谈论她的作品中那些“后现代”和“后殖民”的特征以及与新世纪相通的各种脉息。可是这位号称“祖师奶奶”的作家，当年只爱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和上海滩上的小报，她的文字风韵酷似又古又老风行市井的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！

著名的张爱玲研究者水晶曾经写过一篇论文，将张氏的作品与美国作家亨利·詹姆斯加以比照，言下颇有张氏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之意，张氏后来却坦言，她并未读过什么詹姆斯的作品。夏志清也盛赞过张氏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趣味与简·奥斯丁、乔叟等等相似，似乎不见张氏证实她浸淫过这些大师的文字。读过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的人无不称道她对男性性心理刻画入骨，弗洛伊德的遗响呼之欲出，然而，张爱玲也未必埋头啃过他的书。她的涉猎确乎很广，但根底只在中国的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，她的奇异本事是拿来之后迅即熔化，无迹可求，到她手里，最民族的便真正成为最世界的，最民族的也是最东方的——有了一重閃閃烁烁解不透的东方的诡秘。

国外有“莎学”云云，国内有“红学”云云，对张爱玲的研究也自然成了“张学”。这些学问都是自然形成的，正无赖于他人的策划包装和钱袋。还在张爱玲出道之初，她就已引起许多人垂注，各种评论、报道、访谈、回忆，风风火火烘托出了早期的“张热”。及至张氏飘零美国，她的作品席卷台湾文坛，这就有了整整一代中了蛊似的“张迷”。最好笑的是，就中还有个唐文标，本是一员对她咬牙切齿大事征伐的悍将，却昏头胀脑地上天入地发掘和搜集起张氏佚文，首开了张爱玲“出土文物”专营。人们通过阅读了然所有的赞誉并非胡说，而且发现她的作品有着更为复杂宽广的内蕴和指涉，探讨和研究的兴趣益发浓厚。

张爱玲不是创作产量的大户，尤其是居留美国的后半生，创作大大少于人们的期待，然而，拢括之下，小说、散文、影剧创作以及学术研究、译述等等成果，也颇为丰赡可观。今天，我们宁可把张爱玲留下的文学遗产视为一份美学遗产。她无疑是一位美学家，不但是作品本身，早期她写的《自己的文章》就是一篇美学宣言，你看她是怎样谈论她的美学主张：“我喜欢素朴，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

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。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作过于华靡。但我以为用《旧约》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，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。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。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，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。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，但倘是海水，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，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……”她的创作是实践了她的这理论与主张的，她写她所能写的，却是经过了她的细密甚至是刁钻地观察过的，那都是些庸常男女的人心曲折，破碎残缺的婚姻关系，枝枝叶叶，琐琐碎碎，看起来不足道哉，但用张爱玲的话说，那都是“海水”，是真真实实齟齬的“海水”，它激荡在人类生命真相的汪洋大海，其间果然气象森寒，深不见底。古人说“深骊得珠”，从黑龙的颌下能掏得宝珠的，就是高手。光看张爱玲说以上一番话时睥睨圣经、老托的眼光，她的功底和手段，就不可不察。这些年来，人们对张氏的文字色彩、结构方式、叙事特征、文体素质等等论说已多，而其美学思想的精髓，却还有待仔细品咂，并期冀对我们的文化生存有更多的滋润。

诚然，“张学”研究走到今天，并未到头，人们的面前，还横亘着许多课题。无庸讳言，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，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汉奸，后来她又写过对新中国怀有偏见的作品，这些问题该说当说，但在一个宽容开放的社会中，人们已经学会要求一种“理性的深度”。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相当重要的作家；夏志清曾经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“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”，这一评断看来是过头了，他后来改称：“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”。过去，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排序是“鲁（鲁迅）、郭（郭沫若）、茅（茅盾）、巴（巴金）、老（老舍）、曹（曹禺）”，侧身于这个行列，也是何等了得！尽管夏先生的这一看法并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共识（也已有国内学者在重新排位将她列为前数名），然而现今国内讲授中国文学史而不以一定篇幅讲张爱玲者几希，情形似乎已经到了这一步；不谈张爱玲，一个多元多角的文学天地就少了一元一角，不谈张爱玲，就不成其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。总而言之，张爱玲已经是个文学史的人物，而且是文学史上打乱既有格局的少有的女强人之一，从这一点说，“张学”更加推进岂不势所必然。

天涯海角，作者繁夥，我们尽力与之联络，多蒙慨然支持，也还有几位暂时尚未找到，遽尔掩去其应有的历史地位，委实不能，尚望诸君与我们迅速联系，以便奉寄样书与稿费。

## 张爱玲年表

### 一九二〇年

九月三十日出生于上海麦根路（今泰兴路），取名张焯。  
祖父张佩纶系河北丰润人，晚清名臣。祖母李菊耦系李鸿章之女。  
父亲张廷重。母亲黄逸梵（素琼）系原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之  
孙女。

### 一九二一年

十二月十一日，弟弟张子静出生。

### 一九二二年

随父母迁居天津老宅。父亲在津浦铁路局任英文秘书。

### 一九二四年

母亲与姑姑结伴赴英国留学。父亲将姨太太接回宅院。

### 一九二七年

尝试写小说，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。

###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

全家由天津迁至上海。起先住在石库门的房子，后因母亲从国外回来，染上吸鸦片恶习的父亲决心痛改前非，全家搬回张爱玲出生时的那幢洋房。

**一九三〇年**

十岁时，母亲坚持送张爱玲进学校读书，为此同父亲大吵一场。母女俩偷着跑到黄氏小学，正式取名张爱玲。

父母亲终因性情不和而离婚。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，租住法租界今常德公寓。

**一九三一年**

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，开始住校生活。随白俄老师学习钢琴。

**一九三二年**

在圣玛利亚女校发表短篇小说《不幸的她》。母亲再度赴欧。

**一九三四年**

父再婚，娶孙宝琦之女孙用蕃，随父迁回麦根路别墅。写《理想中的理想村》、《摩登红楼梦》、《后母的心》，未发表。

**一九三六年**

在《风藻》发表散文《秋雨》。

**一九三七年**

在圣玛利亚校刊《国光》半月刊发表《牛》、《霸王别姬》及评张若谨小说《若馨评》。在《风藻》发表《论卡通画之前途》。中学毕业。与后母口角被父责打并拘禁半年。

**一九三八年**

年初逃出麦根路的家，与母亲住于开纳路（今武定西路）开纳公寓，由犹太裔老师补习数学。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，得第一名。在英文《大美晚报》发表被禁及出逃经过，系首次以英文发表作品。

### 一九三九年

与母亲、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顿公寓（今常德公寓）五楼五一室。欧战爆发。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科。认识炎樱成为终生好友。其姑母张茂渊留英时的朋友李开弟先生（后成为张爱玲的姑父）系张爱玲在香港的法定保护人。散文《天才梦》参加《西风》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。

### 一九四〇年

《天才梦》获《西风》征文第十三名（荣誉奖）。获两项奖学金，港大毕业可免费赴英读牛津大学。

### 一九四一年

珍珠港事变。香港沦陷。港大停课。

### 一九四二年

夏，与炎樱乘船同返上海。与姑姑迁居爱丁顿公寓六楼六五室。秋，与炎樱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，十一月因写作辍学。在英文《泰晤士报》发表影评与剧评。在英文《二十世纪》月刊发表《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》、《中国人的宗教》、《洋人看戏及其他》和五六篇影评。

### 一九四三年

四月，登门拜访《紫罗兰》主编周瘦鹃投稿，一星期后，《沉香屑 第一炉香》刊登于《紫罗兰》杂志。自此开始作家生涯。

六月，《沉香屑 第二炉香》在《紫罗兰》月刊发表。

七月，与《万象》杂志主编柯灵会面，并投稿《心经》，开始与柯灵先生的交往。七月十日，《茉莉香片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一卷四期发表。

八月，《心经》在《万象》月刊发表。

八月十日，《到底是上海人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一卷五期发表。

九月十日，《倾城之恋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一卷六期发表。

九月，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二次来沪，张爱玲出席欢迎会，并合影留念。同月，初识苏青。

同月，《心经》（续完）在《万象》杂志发表。

十月十日，《倾城之恋》（续完）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一卷六期发表。

十一月，《琉璃瓦》在《万象》月刊第五期发表。

同月，《洋人看戏及其他》在《古今》半月刊第三十三期发表。《封锁》在《天地》月刊发表。十一月十日，《金锁记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二卷二期发表。

同月，《更衣记》在《古今》月刊第三十四期发表。《公寓生活记趣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三期发表。

七月三十日初识胡兰成。

#### 一九四四年

一月十日，《道路以目》在《天地》月刊发表。

同月，《必也正名乎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二卷四期发表。

一月至六月，《连环套》（长篇小说）在《万象》月刊第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期连载。

二月十日，《烬余灵》、《年青的时候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五期发表。

三月十日，《谈女人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六期发表。《花凋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二卷六期发表。

三月十六日，下午二时由《杂志》月刊社主持召开女作家座谈会，张爱玲出席会议并发言，参加会议的还有苏青、潘柳黛、吴曼之、关露、汪丽玲等人，主要谈女性文学问题。

四月十日，《论写作》、《爱》、《有女同车》、《走！走到楼上去！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一期发表。

五月，《童言无忌》、《造人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七、八期发表。同月，迅雨即傅雷的评论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发表于《万象》第三卷第十一期。

五月至七月，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二、三、

四期连载。六月一日，《打人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九期发表。

七月一日，《私语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十期发表。

七月十日，《说胡萝卜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四期发表。《自己的文章》在《新东方》杂志发表，后又转载于《苦竹》杂志第二期。

八月十日，《散戏》在《小天地》发表。《诗与胡说》、《写什么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五期发表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《杂志》社在康乐酒家主持召开《传奇》集评茶会。

八月至九月，《中国人的宗教》（上、中、下）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期连载。

九月十日，《忘不了的画》和《〈传奇〉集评茶会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三卷六期发表，《炎樱语录》在《小天地》月刊第一期发表。

同月，《传奇》小说集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，同月，再版。

十一月一日，《谈跳舞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十四期发表。

十一月十日，《殷宝滢送花楼会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四卷二期发表。《谈音乐》在《苦竹》月刊第一期发表。《自己的文章》、《桂花蒸 阿小悲秋》在《苦竹》月刊第二期发表。同月，《流言》散文集由上海五洲书报社出版。

同月，自编四幕八场话剧《倾城之恋》公演，直至一九四五年一月。

### 一九四五年

一月，《气短情长及其他》在《小天地》第五期发表。同月街灯出版社再版、三版散文集《流言》。

二月，《卷首玉照及其他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十七期发表。

二月十日，《留情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四卷五期发表。

三月，《双声》在《天地》月刊第十八期发表。

三月至五月，《创世纪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四卷六期、第十五卷一、三期连载。《苏青张爱玲对谈记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四卷六期发表。

四月十日，《吉利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五卷一期发表。《我看苏

青》在《天地》第十九期发表。

五月，《姑姑语录》在《杂志》月刊第十五卷二期发表。

#### 一九四六年

应桑弧之邀编写电影剧本《不了情》、《太太万岁》。母亲再度返回上海。

#### 一九四七年

四月，《华丽缘》在《大家》月刊创刊号发表。五月至六月，《多少恨》在《大家》月刊第二、三期发表。十一月，《传奇》（增订本）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。

#### 一九四八年

母亲再度赴欧。迁出爱丁堡公寓，先后在华懋公寓和重华新村短住。

#### 一九四九年

全国解放。

#### 一九五〇年

以梁京笔名在《亦报》发表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，并参加《亦报》社组织的“与梁京谈《十八春》”讨论会。

七月，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，应邀出席。

#### 一九五一年

十一月，《十八春》由上海《亦报》社出版单行本。

十一月四日至次年一月二十四日，《小艾》（中篇小说）在《亦报》发表。

#### 一九五二年

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，赴香港。在香港受美国新闻署资助，写

作长篇小说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，翻译《老人与海》、《爱默森选集》、《美国七大小说家》（部分）等。

### 一九五三年

结识宋淇（林以亮）夫妇。父亲病逝于上海。

### 一九五四年

英文版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出版。中文版《秧歌》、《赤地之恋》在香港美国新闻署出版的《今日世界》连载并出版。《张爱玲短篇小说集》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。寄中文版《秧歌》给胡适，与之开始通信。

### 一九五五年

十一月，乘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赴美，临时住于纽约救世军女子宿舍。与炎樱重逢，并去拜访胡适。

### 一九五六年

二月，获新罕布尔州爱德华·麦克道威尔基金会资助，在基金会庄园从事写作。

三月，结识剧作家赖雅。

八月十四日，与赖雅结婚，马莉·德勒尔和炎樱出席婚礼。开始撰写英文长篇小说。

### 一九五七年

四月，与赖雅租住彼得堡松树街二十五号。

五月，《粉泪》（Pink Tears）被拒绝出版。《秧歌》剧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。开始撰写《上海游闲人》（The Shanghai Loafer）一书。母亲在英国病逝，留下一些古董给她。

### 一九五八年

十一月十三日，迁至加州杭廷顿哈特福基金会，住半年。小说《五

《四遗事》发表于台北《文学杂志》。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《情场如战场》、《桃花运》、《人财两得》等剧本。将陈纪滢《荻村传》改写并译成英文《荻中笨伯》(Fool in the Roods)。但始终找不到出版商出版。

### 一九五九年

五月十三日，迁居旧金山，租住于布什(Bush)街六百五十四号。结识美国女友爱丽斯·琵瑟尔(Alice Bissell)。完成《荻中笨伯》中英文剧本。

十一月，收到入籍通知。

### 一九六〇年

七月，入籍美国。

### 一九六一年

三月下旬，炎樱来访。秋天，初访台湾，为小说《少帅》(Young Marshal)收集写作素材，要求访问张学良被拒。结识台湾小说家白先勇、王文兴、陈若曦、王桢和等人，并与王桢和赴东部旅游。途中获悉赖雅再度中风。冬天，在港为电懋公司编写剧本《红楼梦》、《南北一家亲》。

### 一九六二年

三月返回美国，与赖雅租住华盛顿第六街一五号皇家院(Regal Court)。在英文《记者》杂志发表访台记事《重回前方》。

### 一九六三年

《魂归离恨天》剧本完成但未能拍成电影。七月，赖雅散步跌跤，引起中风，自此瘫痪不起。

### 一九六四年

迁至黑人区肯德基院(Kentucky Court)，为“美国之音”译写广播

剧剧本，其中包括莫泊桑、亨利·詹姆斯、索尔仁尼琴等的小说。

#### 一九六五年

仍为“美国之音”撰写剧本，并为美国新闻署做翻译。

#### 一九六六年

九月，赴俄亥俄州牛津，担任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。长篇小说《怨女》中文版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连载。改写小说《十八春》为《半生缘》。参加印地安那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，结识庄信正，两人开始长达三十年的友谊。

#### 一九六七年

担任麻州康桥赖德克利夫大学朋丁学院成员，开始英译《海上花列传》。《半生缘》在香港《星岛晚报》、台北《皇冠》杂志连载。

十月八日，赖雅去世。享年七十六岁。

#### 一九六八年

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《半生缘》、《流言》、《秧歌》、《张爱玲短篇小说集》。在《皇冠》杂志发表《红楼梦未完》。接受殷允芃采访。

#### 一九六九年

应加州柏克莱大学“中国研究中心”主持人陈世骧邀请为高级研究员，收集研究中国宣传语汇。继续《红楼梦》研究。

#### 一九七一年

接受水晶专访。自“中国研究中心”辞职。

#### 一九七二年

移居洛杉矶，开始幽居生活。

#### 一九七三年

《初详红楼梦》在《皇冠》发表。《连环套》、《卷首玉照及其他》重刊于《幼狮文艺》月刊。《创世纪》重刊于《文季》季刊。水晶《张爱玲的小说艺术》由台北大地出版社出版。

#### 一九七四年

《谈看书》与《谈看书后记》在《中国时报·人间副刊》发表。胡兰成自日赴台讲学。

#### 一九七五年

《二详红楼梦》在《皇冠》发表。英译《海上花列传》完成（未出版）。

#### 一九七六年

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《张看》。发表《三详红楼梦》。胡兰成离台返日。《今生今世》由台湾远行出版社出版。

#### 一九七七年

《红楼梦魔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。

#### 一九七八年

《赤地之恋》（删节本）由台湾慧龙出版社出版。

#### 一九七九年

在《中国时报·人间副刊》发表小说《色、戒》。

#### 一九八一年

《海上花注释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胡兰成于日本东京（七十五岁）去世。

#### 一九八三年

唐文标编《张爱玲卷》由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出版。《惘然记》由皇